

骰子

臘月十五，離除夕也就十來天。

大約九點三十五分，衛達夫走到浙江大戲院門前，對面就是四馬路菜場。

工部局允許車主在浙江路這一段停放車輛，平時這裏總是擁擠不堪，除了汽車，還有黃包車、商販的小推車、運送菜蔬的板車，行人進出菜場只能在車縫裏鑽。

衛達夫忽然感覺今天有點異樣，菜場入口兩側秩序井然，雖然路邊照舊停著一排汽車，但那些獨輪推車、把繃繩勒在肩膀上拉的板車，這會兒都不見了蹤影，就好像有人躲在街角攔住了他們。

他觀察了一會兒，注意到黃包車停到路邊後，主婦們剛一下車，車夫就急匆匆拉車離開，就好像周圍空氣中有某種警示，即使跑得滿頭大汗、氣喘吁吁，他們也意識到不能在禁區裏多待片刻。衛達夫覺得自己可能是神經過敏。話說回來，巡捕們心血來潮，突然跑到街上起勁地驅趕閒雜人等，在租界裏也是常有的事情。他想，這段時間自己可能太緊張了。

戲院門口貼著電影海報，今天開映《海外鴿魂》，主演是金焰和紫羅蘭。他覺得多半不好看，一個電影，統共三個主要角色，到最後三個都死了。再說時間也不對，第一場就要到下午三點，他心神恍惚地琢磨著。

上午九點四十分，世界大旅社屋頂花園。

遊樂場看起來有些蕭條，冬日陽光照在轉椅上，幾匹木馬垂頭喪氣，油彩剝落處看起來特別顯眼。跑冰場、彈子房都空蕩蕩，書場也沒有開門，只有露天茶室坐著一兩個客人。

易君年走到花園一角，站在護牆邊朝外看，馬路對面的大樓，底下兩層是菜場，主婦和用人擠在入口處，此刻正是人最多的時候。大樓上面兩層的窗子都關著。窗戶是上懸式樣，從底下才能推開。

“你早上見了什麼人？”凌汶在他身後問。按他們事先的約定，易君年今天早上要先到凌汶家，然後一起來菜場。可是他沒有來，卻讓自己書畫舖的夥計送來一封信，約她到世界大旅社屋頂花園碰頭。凌汶曾經跟易君年來過這個地方，很容易就進門上了電梯。

“南市員警署的一個司機，運用人員。”

“那麼急著見，出什麼問題了？”

易君年背朝她搖搖頭，仍舊俯視著下面的馬路，想了想，忽然說：“白雲觀偵緝隊半夜集合了一群人，說是要到租界裏辦事。”

易君年是凌汶的上級，按理說他不該把這些情況告訴凌汶，

但她在這個小組裏工作的時間最久，人也很能幹，一直做內交通，易君年幾乎什麼都不瞞她。

“要不要通知老方？”凌汶頓時焦急了起來。

“不一定跟我們有關，而且也來不及通知了。”

秦傳安沒有走菜場入口，大樓朝北那面有個側門，他從那裏進去，乘電梯直接上了三樓。電梯門一開就聽見舒伯特，他辨出那是《未成交響曲》。

他穿過一條昏暗的走廊，地面鋪著拼花瓷磚，淡綠色底子，上面有鋸齒形方塊，卻看不出究竟是什麼顏色。走廊兩側的房間有一扇門開著，裏面堆著的摺疊椅上滿是灰塵。

秦傳安逕直走到通道盡頭，推開雙扇門，門內是個寬敞的大廳，放著幾排摺疊椅，大廳前面赫然是一整個管弦樂隊。他找了把緊靠立柱的椅子坐下。他以前常來看樂隊排練，他喜歡音樂，在自己的診所裏也放了一台唱機。如果樂隊在市政廳或者蘭心大戲院有音樂會，他通常會提前來看排練，他喜歡聽樂隊重複排練某些段落，甚至某個樂句。

聽一會兒，他就看看手錶。看到第七趟，已是九點五十分了。秦傳安離開排練廳，沒有按原路回去乘電梯，而是從走廊另一邊的樓梯上去。開會的地方在三樓和四樓之間的夾層。

同春坊弄堂到底，有一道很高的圍牆，牆背後是工部局立格致公學，校門卻是開在街區的另一面。每次去上班，田非都會走

這條路。

他在格致公學前後上了九年學。這家英式公學只招收男生，今天要放寒假，學校門口不時出來一群年輕人，雖然天冷穿著棉袍，但個個都規規矩矩，在棉衣外面罩上天藍色陰丹士林布長衫，戴著圓頂軟呢鴨舌帽，帽子上繡著黃色校徽。

田非沿著圍牆，在學校大門和邊門間來回踱步。路上的行人大都背著手，在路口簇擁而過，從後面望去，只看見一大片圓頂毯帽和毛絨棉帽。他們很快淹沒在過馬路的人群中。

他在圖書館工作，是他發現了書庫後面那個房間，一個天長日久、自然形成的密室，外人很少知道兩個樓面中間還有這麼大一塊地方。這是保存書庫。那兒最裏面的幾間，也就是走廊到底那一排的幾個隔間，存放的圖書要麼損壞嚴重，要麼就是因為新版複本太多而被淘汰。那幾個隔間連圖書管理員自己也不會去，只有田非偶爾跑到那裏，從滿是灰塵的書架上拯救出幾本。

一個多月前，他把一堆因為書架上放不下，不得不摺在角落裏的書搬開，才發現那裏有一扇門，門鎖鏽得不成樣子，撬鎖打開後，他發現了這個滿是灰塵、散發一股黴味的好地方。

實際上，田非本該早到幾分鐘，因為要先去開門。他摸摸口袋，鑰匙在那裏——當時他沒有花心思去找房門鑰匙，直接拆掉舊鎖，換了一把新的。他又摸一下右邊的口袋，骨牌也在裏面。

易君年看著凌汶走進下樓的電梯。她的直覺總是很好，他應該更加謹慎一些。老方告訴過他，會議十分機密，來開會的人都經過仔細挑選，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，進入行動小組後，必須完全脫離之前的工作。易君年原地站了一會兒，菜場入口周圍看不出有什麼動靜，他又把視線轉向另一邊。

老衛站在上街沿，手裏拿著個煙盒，似乎正準備拆開。只見他停下手上的動作，抬頭注視前方，好像忽然看到了什麼。

易君年順著衛達夫的視線找過去，看到了馬路中間的凌汶。顯然，衛達夫認出了凌汶，看來他的記性的確好——他們兩個人確實見過面，有一回事情緊急，易君年不得不讓凌汶跑去那家茶館，通知衛達夫更換接頭地點。

衛達夫從浙江大戲院旁邊的煙紙店買了香煙，過馬路時，他正想拆開點上一支，抬頭看見一個女人，好看，他心裏暗讚，不對——他又盯著仔細看，確定自己沒有看錯，他一定在哪裏見過她。可他想不起來到底是在哪裏、見她是為了什麼事情。

菜場二樓這一片全是面檔飯舖，這會兒早市正熱鬧。崔文泰原想喝碗豆漿、啃塊大餅了事，可他跑到這兒一看，忽然起意，滿心想喝一碗豬雜湯。四馬路菜場賣的豬內臟，整個上海最新鮮、最有名，每天早上用木船從蘇州河運來，卸船時筐裏都還冒著熱氣。

他是租車行司機。今天早上他特地接了個單子，送客人到金

利源碼頭。他算算時間，正好能準時趕到菜場。辦完事，他再回車行交差，這樣就神不知鬼不覺了。在上海做秘密工作，有時很需要一輛汽車，因此組織上特意把他安排進了租車行。辦成這件事情，費了不少功夫，他要好好保住這個職位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崔文泰一時間特別想喝碗豬雜湯，湯裏有幾片番茄，他撒了很多胡椒，再來兩塊燒餅。一碗又香又辣、稍微有些燙的豬雜湯下肚，他頓時覺得心裏踏實多了。喝完最後一口湯，嘴裏還嚼著燒餅，他看了看懷錶，九點五十分還沒到，他慢悠悠站起身，朝電梯口望去。

十點差五分。

菜場東面，那裏有一條極窄的夾弄。夾弄右邊是菜場後牆，左邊有一道籬笆，縫隙間不時飄出古怪的香料味。牆後影影綽綽有不少人，個個容貌奇異，穿著白袍，戴著白帽子。林石抬頭望向大樓頂上，記下了窗子和防火梯的位置。他又看了看錶，連忙穿過馬路。

在四樓圖書館供讀者自行挑選閱讀的書架旁，林石所站的位置略靠近大門。出門向右走幾步便是樓梯，樓梯向下轉彎處有一扇門，後面有一條走廊，通向開會地點。

接近十點，一輛汽車停到菜場斜對面的街角上，有人湊近車窗，小聲朝車內說了幾句話，隨即快步離開。汽車後座上的那兩位，有一句沒一句地說著，他們也在等待那一刻的到來。

“世界大旅社怎麼樣？”其中一位問道。

副駕駛座上警衛模樣的人回過頭來說：“屋頂花園有趣，夜裏花樣很多。捕房地面上，游隊長有興趣玩，吩咐一聲就好。這旅社就跟我們捕房自己開的一樣，連茶房都定時向我們彙報。”

後座的中央捕房姚探長不喜歡下屬多嘴，但他只是不動聲色地接著說道：“房間還不錯。怎麼樣，過年給游隊長開個房間泡泡澡打打牌？”

游天嘯搖頭，他看一眼對面的大樓：“如果有人站在世界大旅社的屋頂花園，菜場門口要是有什麼動靜，倒是能盡收眼底。”

“游隊長太小心了。”姚探長笑起來，“巡捕房在租界抓人，房頂上就算站滿了人，他們又能怎樣？”

雖然官拜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偵緝隊隊長，但游天嘯和租界巡捕房向無往來。巡捕房裏的洋人，從總監到督察，以前一直瞧不起在華界橫衝直撞的龍華偵緝隊，偵緝隊的人在租界辦事，稍有不慎也會被他們抓進巡捕房關上幾天。現在上面關係好了，國民黨不再大喊大叫打倒帝國主義，有關對付共產黨、交換情報和引渡犯人的合作協定也簽了，下面辦事的人自然而然就和睦了。游天嘯和公共租界警務處幾位華人探長都很熟，與姚探長的交情更是不同一般。

“招商局舞弊案，租界杜某人到底有沒有插手？”游天嘯換了個話題。他說的是去年秋冬之交，鬧得盡人皆知的一件大案。

“李國傑，他就是隻大洋盤。這事情從頭開始就被人做了局。聽說他叔爺爺和慈禧太后有一手，李中堂聽說之後嚇得幾天幾

夜沒睡著，終於決定讓這個不成材的弟弟吃一包毒藥，翹辮子算了。”

姚探長說話向來這樣，就像下跳棋，左一句右一句。

“這個擺明的，陳孚木拿到錢就掛印跑了。人家是早有準備。就不知杜大亨是不是始作俑者。”

“據說有插手。”說到杜某人，連大嘴巴的姚探長也有點小心，“租界報紙反應那麼快，做局的人手面不一般。聽說是因為李國傑讓安徽斧頭幫暗殺了招商局總辦，又換了幾個船長，摸到老虎屁股了。杜親自到廬山找委員長哭訴——”有人急急穿過馬路跑到車旁，游天嘯看到來人，連忙推門下車，聽了報告，回頭對跟著下車的姚探長說：“你那位手下，早上沒抓到，果然要壞事。”

“怎麼回事？”

游天嘯有點想罵人，但這事怪不著人家，巡捕房原本就是魚龍混雜之地，要怪只能怪自己內部情報管理混亂，等他跑到巡捕房政治處跟人家副總監說好，人員任務都分派下去，又傳來消息說巡捕房有內奸，恰好就在參加行動的捕房人員中間。可他為什麼不趕緊逃命，卻要跑到這兒來呢？想來報信？真是連命都不要了。

十點左右，來參加會議的人陸續進入房間。房間正中放了一張長桌，綠絨桌布上有些油漬和香煙燙出的洞。每個人都從口袋裏摸出幾隻骨牌，放在桌上。

易君年站在桌前，把大家隨意放在桌上的骨牌碼齊，看了看牌說：“人還沒有到齊——”他抬頭把房間裏面的人一一端詳了一番，除了凌汶、衛達夫、田非，還有其他七個陌生的人，但是沒看到老方。老方緊急通知大家開會，為什麼自己卻沒有出現？易君年突然心神不安，覺得今天有可能要出事。

他再一次看看手錶，已經十點一刻。衛達夫忽然說：“有什麼事趕緊說吧，抓緊時間開會，說完就散。”

游天嘯又有手下來報信，說是菜場裏面已經動手了。一個人如果不要命，那可真是無孔不入。先是跟不知內情的捕房同僚套近乎，混進了設在菜場側門的封鎖線。進不了客梯，就硬往裏闖，從菜場供冷庫使用的貨梯上了三樓。在三樓被堵住，這會兒正大鬧排練廳，打傷了一名偵緝隊便衣，把一群樂師嚇得在樓裏到處亂竄，又退回貨梯上了四樓。

游天嘯點上一支煙，想起來又遞了一支給姚探長。他吸了幾口，把半截香煙扔在地上：“不能等他們開會了，直接抓人吧。”

走廊裏遠遠傳來兩聲悶響，夾層房間裏的人都愣住了。易君年敏捷地衝到門旁，聽了聽，又打開門，樓道裏沒什麼動靜，通向樓梯的門仍然關著。他轉回身，對著大家搖搖頭，又把一根手指豎在嘴上，每個人都安靜下來，看著他。

易君年盯著衛達夫看了一眼，回到桌旁。

可又一次，他剛想開口——動靜從天花板上傳來。現在每個

人都確定那是槍聲，很多人在尖叫，樓板上方傳來四散奔逃的腳步聲，然後是窗外——剛剛有人進來時，嫌房間裏有一股潮濕發黴的氣味，打開了窗。

只聽咣啷一聲，先從四樓掉下一扇鋼窗，然後是一個人，墜落地面時發出一聲悶響。田非衝到窗口，伸頭向下看。有人撞斷了鉸鏈，連人帶窗一起從四樓掉了下來。

這人選擇從這裏跳樓，是為了發出警報？不容多想，易君年壓低聲音對大家說：“快走，從後門！”

打開後門是另一條走廊，通往樓梯。

“記住！”易君年又提醒大家，“下樓不要急著衝上街，先混進菜場的人群中。”

衛達夫搶先出門。他跑出走廊，撞開防火門，幾步衝下樓梯，身後跟著幾個一起開會的人。其他人還沒來得及奔到樓梯口，從走廊另一頭擁入的巡捕就朝這裏射了一排子彈，林石剛推開防火門，子彈就打中了他的腿。

通往樓梯間的門被封鎖了，易君年帶領大家轉身跑向前門的走廊，他們先前就是從這裏進來的，可是走廊盡頭的門大開著，門口站著幾個荷槍實彈的巡捕。

易君年回到房間，坐在那副牌九前。桌上多出了一對骰子，他把骰子拿起來，放進口袋，定定神，剛想開口說話，房門被撞開了。

“嚟——人不少啊，躲在這裏做什麼呢？”

游天嘯大步走進房間，逕直來到長桌旁，拍了拍手。巡捕衝

了進來，每人手裏端著一支步槍，把房間裏的人團團圍住。幾名便衣懶洋洋地散在門旁，那是龍華偵緝隊的人，游天嘯自己帶來的。他瞥了他們一眼，似乎對他們的表現不太滿意。

易君年冷冷地看著這個神氣活現的傢伙，然後把視線轉到桌面上，忽然微笑著說：“陣仗那麼大，我們不過在玩錢。”

“在玩錢？”游天嘯走到易君年面前，從口袋裏摸出一對骰子，對齊兩個六點，並排放到桌上的牌九旁，“跟我們走吧，換個地方玩。”

看到游天嘯摸出一對骰子，大家都愣住了。易君年心裏一蕩，這是約定的接頭方式，上級派來傳達任務的人會拿出一對骰子，可這個人怎麼會知道呢？“都給我帶走！”游天嘯命令道。

崔文泰先前跑在衛達夫後面，才下了一層樓梯，轉身之間，那個嚷嚷著趕緊開會的人就已經不見了，只能向右轉進走廊。他分不清方向，只知道拚命向前跑，在一道門背後看見了電梯，便衝了進去。出來卻是底樓冷庫，原來那是貨梯。他順手抓了片麻袋披到肩上，扛起一片豬肉。

門外停著巡捕房的黑色警車，一群巡捕盯著出口。崔文泰把臉埋在生豬肉下面，混在人堆裏跑出了菜場。

跳樓的人身體蜷曲著，躺在馬路中間。巡捕在周圍攔了一圈，有人拿著照相機過去拍照，有人蹲在邊上察看他有沒有斷氣。馬路對面聚集著看熱鬧的人，巡捕過去驅趕，人群卻不肯散去，這座城市裏有太多好奇心重、喜歡管閒事的人。崔文泰不敢

細看，轉身朝路口跑去。

剛轉過街角，迎面又來了一輛警車，他連忙避進一條弄堂，背上卻被人拍了一掌。崔文泰心裏咯噔了一下，沒等他扭頭，便被拽進了暗處。

“老方！”崔文泰從驚嚇中緩過神來。“其他人呢？”

“都跑散了！”崔文泰氣喘吁吁。

老方觀察了一下馬路上的情形，一些巡捕開始封鎖路口：“這條弄堂通後面的馬路，分開走！”他戴上手中的帽子，閃出弄堂，隨著四散的人群側身往遠處退去，轉眼就消失不見了。

崔文泰隨即朝弄堂深處跑去，他得繞回去取車。跑到弄底時忽然想到，老方不會以為我趁亂順走了一片豬肉吧？

